影宋台州本荀子

古逸叢書之七

遵義黎氏校刊

荀子注序

昔周公稽古三五之道損益夏殷之典制禮作樂以仁義理天下其德化刑政存乎詩至于幽厲失道始變風變雅作矣平王東遷諸侯分政逮五霸之後則王道不絕如綫故仲尼定禮樂作春秋然後三代遺風弛而復張而無時無位功烈不得被于天下但門人傳述而已陵夷至于戰國於

是申商苛虐孫吳變詐以族論罪殺人盈
城談說者又以愼墨蘇張爲宗則孔氏之
道幾乎息矣有志之士所爲痛心疾首也
故孟軻闡其前荀卿振其後觀其立言指
事根極理要敷陳往昔揩音几挈當世撥亂
興理易於反掌眞名世之士王者之師又
其書亦所以羽翼六經增光孔氏非徒諸
子之言也蓋周公制作之仲尼祖述之荀
孟贊成之所以膠固王道至深至備雖春
秋之四夷交侵戰國之三綱弛絕斯道竟
不墜矣倘以末宦之暇頗窺篇籍竊感炎
黃之風未洽於聖代謂荀孟有功於時政
尤所耽慕而孟子有趙氏章句漢代亦嘗
立博士傳習不絕故今之君子多好其書
獨荀子未有注解亦復編簡爛脫傳寫謬
誤雖好事者時亦覽之至於文義不通屢

掩卷焉夫理曉則愜心文舛則忤意未知
者謂異端不覽覽者以脫誤不終所以荀
氏之書千載而未光焉輒用申杼鄙思敷
尋義理其所徵據則博求諸書但以古今
字殊齊楚言異事資參考不得不廣或取
偏傍相近聲類相通或字少增加文重刋
削或求之古字或徵之方言加以孤陋寡儔
愚昧多蔽穿鑿之責於何可逃曾未足粗明
先賢之旨適增其蕪穢耳蓋以自備省覽
非敢傳之將來以文字煩多故分舊十二
卷三十二篇爲二十卷又改孫卿新書爲
荀子其篇第亦頗有移易使以類相從云
時歲在戊戌大唐睿聖文武皇帝元和十
三年十二月也

荀子新目録

第一卷

勸學篇第一
脩身篇第二
第二卷
不苟篇第三
榮辱篇第四
第三卷
非相篇第五
非十二子篇第六
仲尼篇第七
第四卷
儒效篇第八
第五卷
王制篇第九
第六卷
富國篇第十
第七卷

王霸篇第十一
第八卷
君道篇第十二
第九卷
臣道篇第十三
致仕篇第十四
第十卷
議兵篇第十五
第十一卷
強國篇第十六
第十二卷
天論篇第十七
第十三卷
正論篇第十八
第十四卷
禮論篇第十九

樂論篇第二十
第十五卷
解蔽篇第二十一
第十六卷
正名篇第二十二
第十七卷
性惡篇第二十三
君子篇第二十四
第十八卷
成相篇第二十五
賦篇第二十六
第十九卷
大略篇第二十七
第二十卷
宥坐篇第二十八
子道篇第二十九

法行篇第三十
哀公篇第三十一
堯問篇第三十二

荀子卷第一

登仕郎守大理評事楊　倞　注

勸學篇第一

君子曰學不可以已青取之於藍而青於藍冰水爲之而寒於水（以喻學則才過其本性也）木直中繩輮以爲輪其曲中規雖有槁暴不復挺者輮使之然也（輮屈槁枯暴乾挺直也晏子春秋作不復羸矣）故木受繩則直金就礪則利君子博學而日參省乎己則

智明而行無過矣（參三也曾子曰日三省吾身行下孟反）故不登高
山不知天之高也不臨深谿不知地之厚
也不聞先王之遺言不知學問之大也（大謂有益於人）干越夷貉之子生而同聲長而異俗教
使之然也（干越猶言吳越呂氏春秋荊有次非得寶劒於干越高誘曰吳邑也貉東北夷同聲謂啼聲同貉莫革反）詩曰嗟爾君子無恒安息靖共爾位好
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詩小雅小明之篇靖謀介助景大也無恒安息戒之不使懷安也言能謀恭其位好正直之道則神聽而助之福引此詩以喻勤學也）

神莫大於化道福莫長於無禍（自無禍故福莫長焉）吾嘗終日而思矣不如須臾之所學也
吾嘗跂而望矣不如登高之博見也（跂舉足也）登
高而招臂非加長也而見者遠順風而呼
聲非加疾也而聞者彰假輿馬者非利足也
而致千里假舟楫者非能水也而絕江河（能善絕過）
君子生非異也善假於物也（皆以喻脩身在假於學生非異言與衆人同也）
南方有鳥焉名曰蒙鳩以羽爲巢而編之

以髮繫之葦苕風至苕折卵破子死巢非
不完也所繫者然也 蒙鳩焦鷷也苕葦之秀也今巧婦
是也蒙當爲蔑方言云鷦鷯自關而西謂之桑飛或謂之蔑雀或
曰一名蒙鳩亦以其愚也言人不知學問其所置身亦猶繫葦之
危也說苑客謂孟嘗君曰鷦鷯巢於葦苕著之以髮可
謂完堅矣大風至則苕折卵破者何也所託者然也 西方有
木焉名曰射干莖長四寸生於高山之上
而臨百仞之淵木莖非能長也所立者然
也 本草藥名有射干一名烏扇陶弘景云花白莖長如射人之
執竿又引阮公詩云射干臨層城是生於高處也據本草在
草部中又生南陽川谷此云西方有木未詳或曰長四
寸即是草云木誤也蓋生南陽亦生西方也射音夜 蓬生
麻中不扶而直蘭槐之根是爲芷其漸之滫
君子不近庶人不服其質非不美也所漸者
然也 蘭槐香草其根是爲芷也本草白芷一名白茝陶弘景云即
離騷所謂蘭茝也蓋苗名蘭茝根名芷也蘭槐當是蘭茝別
名故云蘭槐之根是爲芷也漸漬也滫溺也言
雖香草浸漬於溺中則可惡也漸子廉反滫思酒反 故君子
居必擇鄉遊必就士所以防邪僻而近中
正也物類之起必有所始榮辱之來必象
其德肉腐生蟲魚枯生蠹怠慢忘身禍災
乃作強自取柱柔自取束 凡物強則以爲柱而任勞柔
則見束而約急皆其自取也

邪穢在身怨之所構構結也言亦所自取
施薪若一火就燥也布薪於地均若一火就燥而焚之矣平地若一
水就溼也草木疇生禽獸羣焉物各從其
類也疇與儔同類也是故質的張而弓矢至焉林木
茂而斧斤至焉所謂召禍也質的正鵠也樹成蔭而衆鳥
息焉醯酸而蜹聚焉喻有德則慕之者衆故言有召禍也
行有招辱也君子愼其所立乎禍福如此不可不愼所立所立即謂學也
積土成山風雨興焉積水成淵蛟龍生焉
積善成德而神明自得聖心備焉神明自得謂自通於神明
故不積蹞步無以至千里半步曰蹞蹞與跬同不積小流
無以成江海騏驥一躍不能十步駑馬十
駕言駑馬十度引車則亦及騏驥之一躍據下云駑馬十駕則亦及之此亦當同疑脫一句功在不舍鍥
而舍之朽木不折鍥而不舍金石可鏤言立功在於不舍舍與捨同鍥刻也苦結反春秋傳曰陽虎借邑人之車鍥其軸
蟺與蚓同蟺六跪而二螯非蛇鱓之穴無可寄託
筋骨之強上食埃土下飲黃泉用心一也

者用心躁也跪足也韓子以刖足爲刖跪螯蟹首上如鉞者許叔重說文云蟹六足二螯也是故無冥冥之志者無昭昭之明無惛惛之事者無赫赫之功冥冥惛惛皆專默精誠之謂也行衢道者不至事兩君者不容爾雅云四達謂之衢孫炎云衢交道四出也或曰衢道兩道也不至不能有所至下篇有揚朱哭衢涂今秦俗猶以兩爲衢古之遺言歟目不能兩視而明耳不能兩聽而聰螣蛇無足而飛爾雅云螣螣蛇郭璞云龍類能興雲霧而遊其中也梧鼠五技而窮梧鼠當爲鼫鼠蓋本誤爲鼯字傳寫又誤爲梧耳技才能也言技能雖多而不能如螣蛇專一故窮五技謂能飛不能上屋能緣不能窮木能游不能度谷能穴不能掩身能走不能先人詩曰

尸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其儀一兮心如結兮故君子結於一也詩曹風尸鳩之篇毛云尸鳩鵲鞠也尸鳩之養七子旦從上而下暮從下而上平均如一善人君子其執義亦當如尸鳩之一執義一則用心堅固故曰心如結也昔者瓠巴鼓瑟而流魚出聽瓠巴古之善鼓瑟者不知何代人流魚中流之魚也列子云瓠巴鼓琴鳥舞魚躍伯牙鼓琴六馬仰秣伯牙古之善鼓琴者亦不知何代人六馬天子路車之馬也漢書曰乾六車坤六馬白虎通曰天子之馬六者示有事於天地四方也張衡西京賦曰天子御雕軫六駿駁又曰六玄虬之奕奕齊騰驤而沛艾仰秣仰首而秣聽其聲也故聲無小而不聞行無隱而不形形謂有形可見玉在山而草木潤

淵生珠而崖不枯爲善不積邪安有不聞者乎崖岸枯燥學惡乎始惡乎終假設問也曰其數則始乎誦經終乎讀禮數術也經謂詩書禮謂典禮之屬也其義則始乎爲士終乎爲聖人義謂學之意言在乎脩身也眞積力久則入眞誠也力行也誠積力久則能入於學也學至乎沒而後止也生則不可怠惰故學數有終若其義則不可須臾舍也爲之人也舍之禽獸也故書者政事之紀也書所以紀政事此說六經之意詩者中聲之所止也詩謂樂章所以節聲音至乎中而止不使流淫也春秋傳曰中聲以降五降之後不容彈矣禮者法之大分統類之綱紀類謂禮法所無觸類而長者猶律條之比附方言云齊謂法爲類也故學至乎禮而止矣夫是之謂道德之極禮之敬文也禮有周旋揖讓之敬車服等級之文也樂之中和也中和謂使人得中和悅也詩書之博也博謂廣記土風鳥獸草木及政事也春秋之微也微謂褒貶沮勸微而顯志而晦之類也在天地之間者畢矣

君子之學也入乎耳箸乎心布乎四體形乎動靜所謂古之學者爲已入乎耳箸乎心謂聞則志而不忘也布乎四體謂有威儀潤身也形乎動靜謂知所措履也端

而言蝡而動一可以爲法則端讀爲喘喘微言也蝡微動也一皆也或喘息微言或蝡蠢微動皆可以爲法則蝡人允反或曰端而言謂端莊而言也小人之學也入乎耳出乎口所謂今之學者爲人道聽涂說也口耳之閒則四寸曷足以美七尺之軀哉韓侍郎云則當爲財與纔同

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君子之學也以美其身小人之學也以爲禽犢禽犢饋獻之物也故不問而告謂之傲傲喧噪也言與戲傲無異或曰讀爲嗷聲曰嗷嗷然也嗷與敖通問一而告二謂之囋囋即讚字也謂以言強讚助之今贊禮謂之贊唱古字口與言多通傲囋非也君子如響矣如響應聲學莫便乎近其人謂賢師也禮樂法而不說有大法而不曲說也詩書故而不切詩書但論先王故事而不委曲切近於人故曰學詩三百使於四方不能專對也春秋約而不速文義隱約褒貶難明不能使人速曉其意也方其人之習君子之說則尊以徧矣周於世矣當其人習說之時則尊高而徧周於世事矣六經則不能然矣故曰學莫便乎近其人

學之經莫速乎好其人隆禮次之學之大經無速於好近賢人若無其人則隆禮爲次之上不能好其人下不能隆禮安特

將學雜識志順詩書而已爾則末世窮年不免爲陋儒而已安語助猶言抑也或作安或作按荀子多用此字禮記三年問作焉戰國策謂趙王曰秦與韓爲上交秦禍案移於梁矣秦與梁爲上交秦禍案攘於趙矣呂氏春秋吳起謂商文曰今置質爲臣其主安重釋璽辭官其主安輕蓋當時人通以安爲語助或方言耳特猶言直也雜識志謂雜記之書百家之說也言既不能好其人又不能隆禮直學雜說順時書而已豈免爲陋儒乎言不知通變也將原先王本仁義則禮正其經緯蹊徑也所成所出皆在於禮也若挈裘領詘五指而頓之順也言禮亦爲人之綱領挈舉也詘與屈同頓挈也順者不可勝數也不道禮憲以詩書爲之言禮皆順矣道言說也憲標表也譬之猶以指測河也以戈舂黍也以錐飧壺也不可以得之矣故隆禮雖未明法士也不隆禮雖察辯散儒也散謂不自檢束莊子以不才木爲散木也問楛者勿告也楛與苦同惡也問楛謂所問非禮義也凡器物堅好者謂之功濫惡者謂之楛國語曰辨其功苦韋昭曰堅曰功脆曰苦故西京賦曰鬻良雜苦史記曰器不苦窳或曰楛讀爲沽儀禮有沽功鄭云沽麤也告楛者勿聽也有爭氣者勿與辨也故必由其道至然後接之非其道則避之道不至則不接故禮恭而後可與言道之方

辭順而後可與言道之理色從而後可與言道之致致極也此謂道至而後接之也故未可與言而言謂之傲傲亦戲傲也論語曰言未及而言謂之躁可與言而不言謂之隱不觀氣色而言謂之瞽故君子不傲不隱不瞽謹慎其身瞽者不識人之顏色詩曰匪交匪舒天子所予此之謂也詩小雅采菽之篇匪交當爲彼交言彼與人交接不敢舒緩故受天子之賜予也百發失一不足謂善射千里蹞步不至不足謂善御未能全盡倫類不通仁義不一不足謂

善學通倫類謂雖禮法所未該以其等倫比類而通之謂一以貫之觸類而長也一仁義謂造次不離他術不能亂也之人也或善或否其善者少不善者多桀紂盜跖也盜跖柳下季之弟聚徒九千人於太山之傍侵諸侯孔子說之而不入者也全之盡之然後學者也學然後全盡君子知夫不全不粹之不足以爲美也故誦數以貫之使習禮樂詩書之數以貫穿之思索以通之思求其意也爲其人以處之爲擇賢人與之處也除其害者以持養之使目非是無欲見也使耳

非是無欲聞也使口非是無欲言也使心非是無欲慮也是猶此也謂學也或曰是謂正道也及至其致好之也目好之五色耳好之五聲口好之五味心利之有天下致極也謂不學極恣其性欲不可禁也心利之有天下之富也或曰學成之後必受榮貴故能盡其欲也是故權利不能傾也羣衆不能移也天下不能蕩也蕩動也覆說爲學則物不能傾移矣生乎由是死乎由是夫是之謂德操死生必由於學是乃德之操行德操然後能定能應我能定故能應物也能定能應

夫是之謂成人內自定而外應物乃爲成就之人也天見其明地見其光君子貴其全也見顯也明謂日月光謂水火金玉天顯其日月之明地顯其水火金玉之光君子則貴其德之全也

脩身篇第二

見善脩然必有以自存也脩然整飭貌言見善必自整飭使存於身也見不善惙然必以自省也惙然憂懼貌自省其過也善在身介然必以自好也介然堅固貌易曰介如石焉自好自樂其善也不善在身菑然必以自惡也菑讀爲災災然災害在身之貌故非我而當

者吾師也是我而當者吾友也諂諛我者吾賊也故君子隆師而親友以致惡其賊致極也下同好善無猒受諫而能戒雖欲無進得乎哉小人反是致亂而惡人之非己也致不肖而欲人之賢己也心如虎狼行如禽獸而又惡人之賊己也諂諛者親諫爭者疏脩正爲笑至忠爲賊雖欲無滅亡得乎哉至忠反以爲賊詩曰潝潝訿訿亦孔之哀謀之其臧則具是違謀之不臧則具是依此之謂也詩小雅小旻之篇毛云潝潝然患其上訿訿然不思稱乎上鄭云臣不事君亂之階也故甚可哀潝許急反訿音紫扁善之度以治氣養生則後彭祖以脩身自名則配堯禹扁讀爲辨韓詩外傳曰君子有辨善之度言君子有辨別善之法即謂禮也言若用禮治氣養生壽則不及於彭祖若以脩身自爲名號則壽配堯禹不朽矣言禮雖不能治氣養生而長於脩身自名以此辨之則善可知也彭祖堯臣名鏗封於彭城經虞夏至商壽七百歲也宜於時通利以處窮禮信是也信誠也言所用脩身及時通處窮禮誠是也孟子曰君子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凡用血氣志意知慮由禮則治通

不由禮則勃亂提慢提舒緩也爾雅媞媞安也詩曰好人提提皆舒緩之義也
食飲衣服居處動靜由禮則和節不由禮
則觸陷生疾容貌態度進退趨行由禮則
雅不由禮則夷固僻違庸衆而野夷俟固陋也庸凡庸衆衆人野郊野之人
則不成國家無禮則不寧詩云禮儀卒度
笑語卒獲此之謂也詩小雅楚茨之篇卒盡也獲得也
以善先人者謂之教以善和人者謂之順

先謂首唱也和胡卧反下同以不善先人者謂之諂以不善
和人者謂之諛諂之言陷也謂以佞言陷之諛與俞義同故爲不善和人也
非非謂之智能辨是爲是非爲非謂之智也非是是非謂之愚
以非爲是以是爲非則謂之愚傷良曰讒害良曰賊是謂是非
謂非曰直竊貨曰盜匿行曰詐易言曰誕
趣舍無定謂之無常不恒之人保利弃義謂之至
賊保安多聞曰博少聞曰淺多見曰閑閑習也能習其事則不迫遽也少見曰陋難進曰偍偍與提媞皆同謂弛緩也易忘曰

漏少而理曰治多而亂曰耗 少謂舉其要而有條理謂之治耗虛竭也凡物多而易盡曰耗

治氣養心之術 言以禮脩身是亦治氣養心之術不必如彭祖也 血氣剛強則柔之以調和智慮漸深則一之以易良 漸進也或曰漸浸也子廉反詩曰漸車帷嘗言智慮深則近險詐故一之以易良也 勇膽猛戾則輔之以道順 膽有膽氣戾忿惡也此性多不順故以道順輔之也 齊給便利則節之以動止 爾雅云齊疾也齊給便利皆捷速也懼其太陵遽故節之使安徐也 狹隘褊小則廓之以廣大 卑溼重遲貪利則抗之以高志 卑謂謙下溼亦謂自卑下如地之下溼然也方言溼憂也自關而西凡志而不得欲而不獲高而有墜行而中止皆謂之溼亦謂之過謙恭而無禮者重遲寬緩也夫過恭則無威儀寬緩常不及機事貪利則苟得故皆抗之高志也或曰卑溼亦爲遲緩也言遲緩之人如有卑溼之疾不能運動也 庸衆驁散則劫之以師友 庸衆已解上驁謂材下如驁馬者也散不拘撿者也劫奪去也言以師友去其舊性也 怠慢僄棄則炤之以禍災 僄輕也謂自輕其身也音匹妙反方言楚謂相輕薄爲僄炤之以禍災謂以禍災照燭之使知懼也炤與照同 愚款端慤則合之以禮樂通之以思索 款誠款也說文云款意有所欲也愚款端慤多無潤色故合之以禮樂此皆言修身之術在攻其所短也 凡治氣養心

之術莫徑由禮莫要得師莫神一好徑捷速也神神明也一好謂好善不怒惡也夫是之謂治氣養心之術也志意脩則驕富貴道義重則輕王公內省而外物輕矣傳曰君子役物小人役於物此之謂也君子能役物小人爲物所役凡言傳曰皆舊所傳聞之言也身勞而心安爲之利少而義多爲之事亂君而通不如事窮君而順焉窮君小國迫脅之君也言事大國暴亂之君違道而通不如事小國之君順行其道也故良農不爲水旱不耕良賈不爲折閱不市折損也閱賣也謂損所閱賣之物價也賈音古士君子不爲貧窮怠乎道

體恭敬而心忠信術禮義而情愛人術法也橫行天下雖困四夷人莫不貴橫行不順理而行也困窮也言所至皆貴也勞苦之事則爭先饒樂之事則能讓端慤誠信拘守而詳拘守謂守而勿失詳謂審於事也橫行天下雖困四夷人莫不任體倨固而心執詐術順墨而精雜汙倨傲也固鄙固順墨當爲慎墨慎謂齊宣王時處士慎到也其術本黃老

歸刑名先申韓其意相似多明不尚賢不使能之道著書四十一篇墨翟宋人號墨子墨子著書三十五篇其術多務儉嗇精當爲情雜汙謂非禮義之言也橫行天下雖達四方人莫不賤

勞苦之事則偷儒轉脫偷當爲輸楊子雲方言云儒輸愚也郭璞注謂懦慢也又云解輸懦謂懦之人苟求免於事之義偷謂苟避於事儒亦謂懦弱畏事皆嬾惰之義或曰偷輸一聲之轉脫偷謂苟避於事儒亦謂懦弱畏事皆嬾惰之義或曰事不曲謂直取之也辟違

事則佞兌而不曲兌悅也言佞悅於人以求饒樂之事不曲謂直取之也辟違

而不憝乖僻違背不能端憝誠信辟讀爲僻程役而不録程功程役勞役録檢束也於功程及勞役之事怠墮而不檢束言不能拘守而詳也橫行天下雖達四方

人莫不弃

行而供冀非漬淖也供恭也冀當爲翼凡行自當恭敬非謂漬於泥淖也人在泥淖中則兢兢然或曰李巡注爾雅冀州曰冀近也恭近謂不敢放誕也行而俯頃非擊

戾也擊戾謂頃曲戾不能仰者也偶視而先俯非恐

懼也偶視對視也然夫士欲獨脩其身不以得罪

於此俗之人也

夫驥一日而千里駑馬十駕則亦及之矣

將以窮無窮逐無極與其折骨絶筋終身

不可以相及也將有所止之則千里雖遠

亦或遲或速或先或後胡爲乎其不可以相及也不識步道者將以窮無窮逐無極與意亦有所止之與步行夫堅白同異有厚無厚之察非不察也此言公孫龍惠施之曲說異理不可爲法也堅白謂離堅白也公孫堅白論曰堅白石三可乎曰不可二可乎曰可謂目視石但見白不知其堅則謂之白石手觸石則知其堅而不知其白則謂之堅石是堅白終不可合爲一也司馬彪曰堅白謂堅石非石白馬非馬也同異謂使異者同同者異或曰即莊子所謂大同而與小同異此之謂小同異言同在天地之間故謂之大同物各有種類所同故謂之小同是大同與小同異也此略舉同異故曰此之謂小同異莊子又曰萬物畢同畢異此之謂大同異言萬物總謂之物莫不皆同是萬物畢同若分而別之則人耳目鼻口面體草木枝葉花實無不皆異是物畢異也此具舉同異故曰此之謂大同異莊子又曰無厚不可積也其大千里無厚謂厚之極不可爲厚薄也不可積言其委積至多不可復積也凡無厚不可積因於有厚可積故得其大千里千里者舉大之極也

然而君子不辯止之也止而不爲倚魁之行非不難也然而君子不行止之也倚奇也奇讀爲奇偶之奇方言云秦晉之間凡物體全而不具謂之倚魁大也倚魁皆謂偏僻狂怪之行莊子曰南方有倚人曰黃繚也故學曰遲彼止而待我我行而就之學曰謂爲學者傳此言也遲待也直吏反則亦或遲或速或先或後胡爲乎其不可以同至也故蹎步而不休跛鱉千里累土

而不輟丘山崇成厭其源開其瀆江河可竭厭塞也音一涉反瀆水竇也一進一退一左一右六驥不致言不齊故不能致道路也彼人之才性之相縣也豈若跛鼈之與六驥足哉然而跛鼈致之六驥不致是無他故焉或爲之或不爲爾

道雖邇不行不至事雖小不爲不成其爲人也多暇日者其出入不遠矣多暇日謂怠惰出入謂道路所至也好法而行士也好法而能行則謂之士士事也謂能治其事也篤志而體君子也厚其志而知大體者也齊明而不竭聖人也齊謂無偏無頗也不竭不窮也書曰成湯克齊聖廣淵

人無法則倀倀然倀倀無所適貌言不知所措履禮記曰倀倀乎其何之有法而無志其義則渠渠然渠讀爲遽古字渠遽通渠渠不寬泰之貌志識也不識其義謂但拘守文字而已依乎法而又深其類然後溫溫然深其類謂深知統類溫溫有潤澤之貌舉類君子所難故屢言之也

禮者所以正身也師者所以正禮也無禮何以正身無師吾安知禮之爲是也禮然

而然則是情安禮也師云而云則是知若師也情安禮知若師則是聖人也情安禮謂若天性所安不以學也行不違禮言不違師則與聖人無異言師法之效如此也故非禮是無法也非師是無師也無師謂不以師爲師不是師法而好自用譬之是猶以盲辨色以聾辨聲也舍亂妄無爲也舍除也除亂妄之人執肯爲此也故學也者法禮也夫師以身爲正儀而貴自安者也效師之禮法以爲正儀如性之所安斯爲貴也禮或爲體詩云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此之謂也

討大雅皇矣之篇引此以喻師法暗合天道如文王雖未知已順天之法則也

端慤順弟則可謂善少者矣弟與悌同加好學遜敬焉則有鈞無上可以爲君子者矣既好學遜敬又有鈞平之心而無上人之意則可以爲君子矣或曰有鈞無上四字衍耳偷儒憚事無廉恥而嗜乎飲食則可謂惡少者矣偷儒憚事皆謂懦弱怠惰畏勞苦之人也加惕悍而不順險賊而不弟焉韓侍郎云惕與蕩同字作忘邊易謂放蕩兇悍也則可謂不詳少者矣雖陷刑戮可也詳當爲祥老老而壯者歸焉老老謂以老爲老而尊敬之也

孟子曰伯夷太公二老者天下之達老是天下之父也其父歸之其子焉住矣不窮窮而通者積焉窮者則寬而容之不迫蹙以苛政謂惠卹鰥寡窮匱也積塡委也既然則通者歸亦多矣覆巢毀卵則鳳皇不至竭澤涸魚則蛟龍不遊義與此同行乎冥冥而施乎無報而賢不肖一焉行乎冥冥謂行事不務求人之知施乎無報謂施不務報如此賢不肖同慕而歸之人有此三行雖有大過天其不遂乎若不幸而有過天亦祐之矣此固不宜有大災也

君子之求利也略其遠害也早其避辱也懼其行道理也勇

君子貧窮而志廣富貴而體恭安燕而血氣不惰勞勸而容貌不枯怒不過奪喜不過予予賜也周禮八柄三曰予以馭其幸君子貧窮而志廣隆仁也仁愛之心厚故所思者廣言務於遠大濟物也富貴而體恭殺埶也減權埶之威故形體恭謹殺所介反安燕而血氣不惰柬理也柬與簡同言柬擇其事理所宜而不務驕逸故雖安燕而不至怠惰勞勸而容貌不枯好交也以和好交接於物志意常泰也怒不過奪喜不過予是法勝私也以公滅私故賞罰得中也書曰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

有作惡遵王之路此言君子之能以公義勝私欲也書洪範之辭也

荀子卷第一

荀子卷第二

登仕郎守大理評事揚倞注

不苟篇第三

君子行不貴苟難說不貴苟察行如字察聰察名不貴苟傳唯其當之爲貴當謂合禮義也當丁浪反故懷負石而赴河是行之難爲者也而申徒狄能之申徒狄恨道不行發憤而負石自沈於河莊子音義曰殷時人韓詩外傳曰申徒狄將自投於河崔嘉聞而止之不從然而君子不貴者非禮義之中也禮義之中時止則止時行

則行不必枯槁赴淵也揚子雲非屈原曰君子遭時則大行不遇則龍蛇何必沈身 **山淵平天地比** 比謂齊等也莊子曰天與地卑山與澤平音義曰以平地比天則地卑於天若以宇宙之高則似天地皆卑天地皆卑則山與澤平矣或曰天無實形地之上空虛者盡皆天也是天地長親比相隨無天高地下之殊也在高山則天亦高在深泉則天亦下故曰天地比地去夫天遠近皆相似是山澤平也 **齊秦襲** 襲合也齊在東秦在西相去甚遠若以天地之大包之則曾無隔異亦可合爲一國也 **入乎耳出乎口** 未詳所明之意或曰即山出口也言山有耳口也凡呼於一山衆山皆應是山聞人聲而入乎耳出乎口鈞有須皆淺學所未見或曰鈞有須即丁子有尾也丁之曲者爲鈎須與尾皆毛類是同也莊子音義云夫萬物無定形形無定稱在上爲首在下爲尾世人謂右行曲波爲尾今丁子二字雖左行曲波亦是尾也 **卵有毛** 未詳自齊秦襲

司馬彪曰胎卵之生必有毛羽鷄伏鵠卵卵不爲鷄則生類於鵠也毛氣成毛羽氣成羽雖胎卵未生而毛羽之性已著矣故曰卵有毛 **是說之難持者也而惠施鄧析能之** 皆異端曲說故曰難持惠施梁相與莊子同時其書五車其道舛駁鄧析鄭大夫劉向云鄧析好刑名操兩可之說設無窮之辭數難子產爲政子產執而戮之按左氏傳鄭駟歂殺鄧析而用其竹刑而云子產戮之恐誤也 **然而君子不貴者非禮義之中也盜跖吟口名聲若日月與禹舜俱傳而不息然而君子不貴者非禮義之中也** 吟口吟咏長在人口也說苑作盜跖凶貪 **故曰君子行不貴苟難說不貴苟察名不貴苟得唯其當**

之爲貴詩曰物其有矣唯其時矣此之謂也詩小雅魚麗之篇言雖有物亦須得其時以喻當之爲貴也君子易知而難狎坦蕩蕩故易知不比黨故難狎易懼而難脅小心而志不可奪也畏患而不避義死欲利而不爲所非心以爲非則捨之交親而不比親謂仁恩比謂暱狎言辯而不辭辯足以明一不至於騁辭蕩蕩乎其有以殊於世也與俗人有異君子能亦好不能亦醜小人能亦醜不能亦醜君子能則寬容易直以開道人道與導同不能則恭敬繜絀以畏事人繜與撙同絀與黜同謂自撙節貶損小人能則傌傲僻違以驕溢人溢滿不能則妬嫉怨誹以傾覆人故曰君子能則人榮學焉不能則人羞告之是君子小人之分也分異也如字君子寬而不優優與慢同怠惰也廉而不劌廉稜也說文云劌利傷也但有廉隅不至於刃傷也辯而不爭察而不激但明察而不激切也寡立而不勝堅彊而不暴雖寡立人不能勝雖堅強而不兇暴柔從

而不流恭敬謹愼而容（不至於孤介也）夫是之謂至文（言德備）詩曰溫溫恭人惟德之基此之謂也（詩大雅抑之篇溫溫寬柔貌）

君子崇人之德揚人之美非諂諛也正義直指舉人之過惡非毀疵也（疵病也或曰讀爲訾訾言已之光美擬於禹舜參於天地非夸誕也與時屈伸柔從若蒲葦非懾怯也（蒲葦所以爲席可卷者也）剛彊猛毅靡所不信非驕暴也（信讀爲伸下同古字通用）以義變應知當曲直故也（以義隨變而應其所知當於曲直也）詩曰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此言君子能以義屈信變應故也（詩小雅裳裳者華之篇以能應變故左右無不得宜也）君子小人之反也（與小人相反）君子大心則天而道小心則畏義而節（天而道謂合於天而順道）知則明通而類（類謂知統類）愚則端慤而法（愚謂無機智也法謂守法度也）見由則恭而止（由用也止謂不放縱也或曰止禮也言恭而有禮也）見閉則敬而齊（謂閉塞道不行也敬而齊謂自齊整而不怨也）喜則和而理憂則靜

而理皆當其理通則文而明隱約而詳明其道也小人則不然大心則慢而暴小心則流淫而傾以邪諂事人也知則攫盜而漸漸進也謂貪利不知止也愚則毒賊而亂毒害也愚而無畏忌也見閇則怨而險怨上而險賊也徼幸而倨傲也見由則兌而倨兌悅也言喜於失據躁小飛也言小人之喜輕佻如小鳥之躁然許緣反或曰與懆同說文云懆急也喜則輕而翐翐輕謂輕佻也憂則挫而懾通則驕而偏偏頗也窮則棄而傴弃自弃也傴當爲溼方言云溼憂也字書無傴字韓詩外傳作弃而累也傳曰君子兩進小人兩廢此之謂也

君子治治非治亂也曷謂耶曰禮義之謂治非禮義之謂亂也故君子者治禮義者也非治非禮義者也然則國亂將弗治與曰國亂而治之者非案亂而治之也舊亂而治之也荀子案多爲語助與此不同也人汙而脩之者人有汙穢之行將脩爲善非案汙而脩之之謂也去亂而被之以治案據也安案去汙而易之以脩故去亂而非治亂也去汙而非脩汙也治之爲名猶曰君子爲治

而不爲亂爲脩而不爲汙也治之名號如此君子絜其辯而同焉爲者合矣絜脩整也謂不煩雜善其言而類焉爲者應矣出其言善于里之外應之故馬鳴而馬應之非知也其勢然也知音智故新浴者振其衣新沐者彈其冠人之情也言潔其身者懼外物之汙也猶賢者必不受不善人之汙者也其誰能以已之湫湫受人之掝掝者哉湫湫明察之貌湫盡謂窮盡明於事易曰窮理盡性掝當爲惑掝掝昏也楚詞曰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昏昏者乎湫子消反

君子養心莫善於誠無姦詐則心常安也致誠則無它事矣致極也極其誠則外物不能害唯仁之爲守唯義之爲行致其誠在仁義誠心守仁則形形則神神則能化矣誠心守於仁愛則必形見於外則下尊之如神能化育之矣化謂遷善也誠心行義則理理則明明則能變矣義行則事有條理明而易人不敢欺故能變改其惡也變化代興謂之天德既能變化則德同於天馴致於善謂之化也猶天道陰陽運行則爲化春生冬落則爲變也天不言而人推高焉地不言而人推厚焉四時不言而百姓期焉期謂知其

時候 夫此有常以至其誠者也 至極也天地四時所以有常如此者由極其誠所致 君子至德嘿然而喻未施而親不怒而威 君子有至德所以嘿然不言而人自喻其意也 夫此順命以愼其獨者也 人所以順命如此者由愼其獨所致也愼其獨謂戒愼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至誠不欺故人亦不違之也 善之爲道者不誠則不獨 無至誠則不能愼其獨也 獨故其德亦不能形見於外 不獨則不形 不形則雖作於心見於色出於言民猶若未從也雖從必疑 若如也無至誠故雖出令民猶如未從者亦必疑之也 天地爲大矣不誠則不能化萬物 雖彊使之從

聖人爲知矣不誠則不能化萬民父子爲親矣不誠則疏君上爲尊矣不誠則卑 卑謂不爲在下所尊 夫誠者君子之所守也而政事之本也唯所居以其類至 所居所止也唯其所止至誠則以類自至謂天地誠則能化萬物聖人誠則能化萬民父子誠則親君上誠則尊也 操之則得之舍之則失之 操持也 操而得之則輕 持至誠也而得之則易舉也詩曰德輶如毛 輕則獨行 舉至誠而不難則愼獨之事自行矣 獨行而不舍則濟矣 至誠在乎不已 濟而材盡長遷而不反其初則化矣 既濟則材性自盡長遷不反其初謂中道不廢也

君子位尊而志恭心小而道大所聽視者近而所聞見者遠是何邪是操術然也（謂以近知遠以今知古所持之術如此也）故千人萬人之情一人之情是也（人情不相遠）天地始者今日是也百王之道後王是也（後王當今之王言後王之道與百王不殊行堯舜則是亦堯舜也）君子審後王之前若端拜而議端玄端朝服也端拜猶言端拱言君子審後王所宜施行之道而以百王之前比之若服玄端拜揖而議言其從容不勞也時人多言後世澆醨難以爲治故荀卿明之）推禮義之統分是非之分（上分如字下扶問反分之使當其分）總天下之要治海内之衆若使一人故操彌約而事彌大（約少也得其宗主也）五寸之矩盡天下之方也（矩正方之器也）故君子不下室堂而海内之情舉積此者則操術然也（舉皆也）有通士者有公士者有直士者有愨士者有小人者上則能尊君下則能愛民物至而應事起而辨若是則可謂通士矣（物有至則能應之事有疑則能辨之通者不滯之謂也）不下比以闇上不上同以疾

下闇上掩上之明也疾與嫉同分爭於中不以私害之若是則可謂公士矣謂於事之中有分爭者不以私害之則可謂公正之士也身之所長上雖不知不以悖君不怨君而違悖也身之所短上雖不知不以取賞受祿不誣長短不飾以情自竭若是則可謂直士矣不矜其長不掩其短但任直道而竭盡其情也庸言必信之庸行必慎之庸常也謂言常信行常慎畏法流俗而不敢以其所獨甚法效也畏效流移之俗又不敢以其所獨善而甚過人謂不敢獨爲君子也若是則可謂慤士矣端慤不回言無常信行無常貞唯利所在無所不傾利之所在皆傾意求之若是則可謂小人矣

公生明偏生闇端慤生通詐僞生塞多窮塞也誠信生神誠信至則通於神明中庸曰至誠如神夸誕生惑矜夸妄誕則貪惑於物也此六生者君子愼之而禹桀所以分也所以分賢愚也

欲惡取舍之權舉下事也見其可欲也則必前後慮其可惡也者見其可利也則必前後

慮其可害也者而兼權之孰計之（權所以平輕重者孰甚也猶成孰也）然後定其欲惡取舍如是則常不大陷矣凡人之患偏傷之也（偏謂見其一隅）見其可欲也則不慮其可惡也者見其可利也則不顧其可害也者是以動則必陷爲則必辱是偏傷之患也

人之所惡者吾亦惡之（賢人欲惡之不必異於衆人矣）夫富貴者則類傲之（富貴之類不論是非皆傲之也）夫貧賤者則求柔之（見貧賤者皆柔屈就之也）是非仁人之情也是姦人將以盜名於晻世者也險莫大焉（姦人盜富貴貧賤之名於昏闇之世晻與暗同）故曰盜名不如盜貨田仲史鰌不如盜也（田仲齊人處於陵不食兄祿辭富貴爲人灌園號曰於陵仲子史鰌衛大夫字子魚賣直也）

榮辱篇第四

憍泄者人之殃也（泄與媟同嬻也慢也殃或爲袂）恭儉者偋五兵也（偋當爲屏却也說文有偋字僻窶也與此義不同偋防正反）雖有戈矛之刺不如恭儉之利也（言入人深）故與人善言煖於布

帛傷人之言深於矛戟故薄薄之地不得履之非地不安也危足無所履者也凡在言也薄薄謂旁薄廣大之貌危足側足也凡皆也所以廣大之地側足無所容者皆由以言害身也巨涂則讓小涂則殆雖欲不謹若云不使殆近也凡行前遠而後近故近者亦後之義謂行於道涂大道並行則讓之小道可單行則後之若能用意如此雖欲為不謹敬若有制物而不使之者儒行曰道涂不爭險易之利

快快而亡者怒也肆其快意而亡由於忿怒也察察而殘者忮也至明察而見傷殘者由於有忮害之心也博之而窮者訾也言詞辯博而見窮屈者由於好毀訾也清之而俞濁者口也欲求其清而俞濁者在口說之過謂言過其實也或曰絜其身則自清矣但能口說斯俞濁也俞讀為愈

交也所交接非其道則必有患難雖食芻豢而更瘠也故上篇云勞倦而容貌不枯好交也辯而不說者爭也不說不為人所稱說或讀為悅直立而不見知者勝也直立謂己直人曲勝謂好勝人也廉而不見貴者劌也劌傷也刻已太過不得中道故不見貴也勇而不見憚者貪也貪利則委曲求人故雖勇而不見憚

信而不見敬者好剸行也剸與專同專行謂不度是非好復言如白公者也此小人之所務而君子之所不

爲也

鬬者忘其身者也忘其親者也忘其君者也行其少頃之怒而喪終身之軀然且爲之是忘其身也家室立殘親戚不免乎刑戮然且爲之是忘其親也（蓋當時禁鬬殺人之法戮及親戚尸子曰非人君之用兵也以爲民傷鬬則以親戚徇一言而不顧之也）君上之所惡也刑法之所大禁也然且爲之是忘其君也憂忘其身遭憂患刑戮而不能保其身是憂忘其身也或曰當爲下忘其身誤爲夏又夏轉誤爲憂字耳）內忘其親上忘其君是刑法之所不舍也聖王之所不畜也乳彘不觸虎乳猶不遠遊不忘其親也人也憂忘其身內忘其親上忘其君則是人也而曾猶彘之不若也凡鬬者必自以爲是而以人爲非也己誠是也人誠非也則是己君子而人小人也以君子與小人相賊害也憂以忘其身內以忘其親上以忘其君豈不過甚矣哉是人也所謂

以狐父之戈钃牛矢也時人舊有此語喻以貴而用於賤也狐父地名史記伍被曰吳王兵敗於狐父徐廣曰梁碭之間也蓋其地山名戈其說未聞管子曰蚩尤爲雍狐之戟狐父之戈豈近此耶钃刺也之欲反故良劒謂之屬鏤亦取其刺也或讀斸爲斫將以爲智邪則愚莫大焉將以爲利邪則害莫大焉將以爲榮邪則辱莫大焉將以爲安邪則危莫大焉人之有鬬何哉我欲屬之狂惑疾病邪則不可聖王又誅之屬託也之欲反我欲屬之鳥鼠禽獸邪則不可其形體又人而好惡多同視其形體則又人也其好惡多與賢人同但好鬬爲異耳人之有鬬何哉我甚醜之其禍如此何爲鬬也有猶彘之勇者有賈盜之勇者猶彘勇於求食賈盜勇於求財賈音古有小人之勇者有士君子之勇者小人勇於暴士君子勇於義言人有此數勇也爭飲食無廉恥不知是非不辟死傷不畏衆彊悍悍然惟利飲食之見是狗彘之勇者也辟讀爲避悍悍愛欲之貌方言云牟愛也宋魯之間曰牟爲事利爲事及利也爲于僞反爭貨財無辭讓果敢而振猛貪而戾悍悍然唯利之見是賈盜之勇也振動也戾乖背

也春秋公羊傳曰葵丘之會桓公振而矜之何休云元陽之貌也 **輕死而暴是小人之勇也義之所在不傾於權不顧其利舉國而與之不爲改視重死持義而不橈是士君子之勇也** 雖重愛其死而執節持義不橈曲以苟生也儒行曰愛其死以有待也

鯈鮒者浮陽之魚也 鯈鮒魚名浮陽謂此魚好浮於水上就陽也今字書無鮒字蓋當爲鮅說文云即鱣鮪鮅鮅字蓋鯈魚一名鯈鮅莊子與惠子遊於濠梁之上鯈魚出遊是亦浮陽之義或曰浮陽渤海縣名也鯈音稠鮅布末反 **胠於沙而思水則無逮矣** 胠與袪同揚子雲方言云袪去也齊趙之總語去於沙謂失水去在沙上也莊子有胠篋篇亦取去之義也 **挂於患而欲謹則無益矣** 人亦猶魚也 **自知者不怨人知命者不怨天怨人者窮** 徒怨憤於人不自修者則窮迫無所出 **怨天者無志** 有志之人但自修身遇與不遇皆歸於命故不怨天 **失之己反之人豈不迂乎哉** 迂失也反責人也 **榮辱之大分安危利害之常體先義而後利者榮先利而後義者辱榮者常通辱者常窮通者常制人窮者常制於人** 受制於人 **是榮辱之大分也** 其中雖未必皆然其大分如此矣 **材慤者常安利蕩悍者常危害** 材慤謂材性愿慤也蕩悍已解於脩身篇 **安利者**

常樂易危害者常喜憂險樂易歡樂平易也詩所謂愷悌者也樂易者常壽長憂險者常夭折是安危利害之常體也亦大率如此

夫天生蒸民有所以取之言天生衆民其君臣上下職業皆有取之道非其道所以敗之也志意致脩德行致厚智慮致明是天子之所以取天下也致極也言如此是乃天子之所以取天下之道也政令法舉措時聽斷公舉措時謂興力役不奪農時也上則能順天子之命下則能保百姓是諸侯之所以取

國家也志行脩臨官治上則能順上下則能保其職是士大夫之所以取田邑也循法則度量刑辟圖籍度尺丈量斗斛刑辟刑法之書籍謂書其戶口之數也不知其義謹守其數愼不敢損益也若制所然父子相傳以持王公世傳法則所以保持王公言王公賴之以爲治者也是故三代雖亡治法猶存是官人百吏之所以取祿秩也孝弟愿慤軥録疾力以敦比其事業而不敢怠傲是庶人

之所以取煖衣飽食長生久視以免於刑戮也軵與拘同拘録謂自檢束也疾力謂速力而作也敦厚也比親也言不敢怠惰也飾邪説文姦言爲倚事倚已解上倚事怪異之事陶誕突盜陶當爲檮杌之檮頑嚚之貌突凌突不順也或曰陶當爲逃隱匿其情也惕悍憿暴惕與蕩同以偷生反側於亂世之閒是姦人之所以取危辱死刑也其慮之不深其擇之不謹其定取舍楛僈是其所以危也小人所以危亡由於計慮之失也楛惡也謂不堅固也材性知能君子小人一也好榮惡辱好利惡害是

君子小人之所同也若其所以求之之道則異矣小人也者疾爲誕而欲人之信己也疾爲詐而欲人之親己也禽獸之行而欲人之善己也慮之難知也行之難安也持之難立也慮之難知謂人難測其姦詐行之難安言易顛覆也持之難立謂難扶持之也成則必不得其所好必遇其所惡焉雖使姦詐得成亦必有禍無福故君子者信矣而亦欲人之信己也忠矣而亦欲人之親己也脩正治辨矣而亦

欲人之善已也慮之易知也行之易安也持之易立也成則必得其所好必不遇其所惡焉是故窮則不隱通則大明（不隱謂人不能隱蔽）身死而名彌白（白彰明也）小人莫不延頸舉踵而願曰知慮材性固有以賢人矣（願猶慕也賢人謂賢過於人也）夫不知其與己無以異也則君子置義同也）故孰察小人之知能足以知其有餘可以爲君子之所爲也譬之越人安越楚人汪錯之當而小人注錯之過也（注錯謂所注意錯履也亦與措

以爲君子之所爲也譬之越人安越楚人安楚君子安雅（雅正也正而有美德者謂之雅詩曰弁彼鸒斯歸飛提提鸒斯雅烏也）是非知能材性然也是注錯習俗之節異也（習俗謂所習風俗節限制之也）仁義德行常安之術也然而未必不安也（偃當爲漫漫亦汙也水冒物謂之漫莊子云北人無擇曰舜以其辱行汙漫我漫莫半反莊子又曰澶漫爲樂崔云淫衍也李云縱逸也一曰漫欺誑之也）故君子道其常而小人必不危也汙偃突盜常危之術也然而未道其怪也（道語也怪謂非常之事取以自比也）

凡人有所一同飢而欲食寒而欲煖勞而欲息好利而惡害是人之所生而有也是無待而然者也是禹桀之所同也目辨白黑美惡而耳辨音聲清濁口辨鹺鹹甘苦鼻辨芬芳腥臊骨體膚理辨寒暑疾養（膚理肌膚之文理養與癢同）是又人之所常生而有也是無待而然者也是禹桀之所同也可以爲堯禹可以爲桀跖可以爲工匠可以爲農賈在勢注錯習俗之所積爾（在所積習）是又人之所生而有也是無待而然者也是禹桀之所同也爲堯禹則常安榮爲桀跖則常危辱爲堯禹則常愉佚爲工匠農賈則常煩勞然而人力爲此而寡爲彼何也曰陋也（言人不爲彼堯禹而爲此桀跖由於性之固陋也）堯禹者非生而具者也夫起於變故成乎脩脩之爲待盡而後備者也（變故患難事故也言堯禹起於憂患成於脩飾由於待盡物理然後乃能備之孟子曰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

筋骨窮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爲不能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爲也智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爲于僞反人之生固小人無師無法則唯利之見爾人之生固小人又以遇亂世得亂俗是以小重小也以亂得亂也君子非得勢以臨之則無由得開內焉開小人之心而內善道也今是人之口腹安知禮義安知辭讓安知廉恥隅積言口腹無所知隅一隅謂其分也積積習亦呥呥而噍鄉鄉而飽已矣呥呥噍貌如鹽反噍嚼也才笑反鄉鄉趨飲食貌許亮反人無師無法則其心正其口腹也人不學則心正如口腹之欲也今使人生而未嘗睹芻豢稻粱也唯菽藿糟糠之爲睹則以至足爲在此也俄而粲然有秉芻豢而至者則瞲然視之曰此何怪也粲然精絜貌牛羊曰芻犬豕曰豢豢圈也以穀食於圈中瞲然驚視貌與眡狘同禮記曰故鳥不狘許聿反眡或爲俄彼臭之而無嗛於鼻臭許又反嗛當爲慊厭也苦廉反或下忝反嘗之而甘於口食之而安於體則莫不弃此而取彼矣今以夫先王之道仁義之統以相羣居以相持養以相藩飾以相

安固邪持養保養也藩飾藩蔽文飾也以夫桀跖之道是其爲相縣也幾直夫芻豢稻粱之縣糟糠爾哉言以先王之道與桀跖相縣豈止糟糠比芻豢哉幾讀爲豈下同然而人力爲此而寡爲彼何也曰陋也陋也者天下之公患也公共有此患也人之大殃大害也故曰仁者好告示人告之示之靡之儇之鈆之重之靡順從也儇疾也火緣反靡之儇之猶言緩之急之也鈆與沿同循也撫循之申重之也則夫塞者俄且通也陋者俄且僩也愚者俄且知也僩與憪同猛也方言云晉魏之間謂猛爲僩陋者俄且僩言鄙陋之人俄且矜莊有儀也詩云瑟兮僩兮鄭云僩寬大也下板反是若不行則湯武在上曷益桀紂在上曷損若不行告示之道則湯武何益於天下桀紂何損於百姓所以貴湯武賤桀紂以行與不行耳湯武存則天下從而治桀紂存則天下從而亂如是者豈非人之情固可與如此可與如彼也哉

人之情食欲有芻豢衣欲有文繡行欲有輿馬又欲夫餘財蓄積之富也皆人之所貴也然而窮年累世不知不足是人之情也不知不足當爲不知足剩不字

耳或曰不足猶不得也今人之生也方知畜雞狗豬彘又畜牛羊然而食不敢有酒肉餘刀布有囷窌刀布皆錢也刀取其利布取其廣囷廩也圜曰囷方曰廩窌窖也地藏曰窖窌匹貌反然而衣不敢有絲帛約者有筐篋之藏然而行不敢有輿馬約儉嗇也筐篋藏布帛者也言又富於餘刀布也是何也非不欲也幾不長慮顧後而恐無以繼之故也於是又節用禦欲禦制也或作禦止也收斂畜藏以繼之也是於已長慮顧後幾不甚善矣哉幾亦

讀爲豈今夫偷生淺知之屬曾此而不知也偷者苟且也食太侈不顧其後俄則屈安窮矣屈竭也安語助也猶言屈然窮矣安已解上也是其所以不免於凍餓操瓢囊爲溝壑中瘠者也乞食羸瘦於溝壑者言不知久遠生業故至於此也況夫先王之道仁義之統詩書禮樂之分乎爲生業尚不能知況能知其遠大者分制也扶問反彼固天下之大慮也將爲天下生民之屬長慮顧後而保萬世也其汙長矣其溫厚矣其功盛姚遠矣汙古流字溫猶足也言先王之

道於生人其爲温足也亦厚矣姚與遥同言功業之盛甚長遠也非孰脩爲之君子莫之能知也孰甚也脩飾作爲之君子也故曰短綆不可以汲深井之泉知不幾者不可與及聖人之言綆索也幾近也謂不近於習也夫詩書禮樂之分固非庸人之所知也故曰一之而可再也既知一則務知二有之而可久也不可中道而廢廣之而可通也知禮樂廣博則於事可通慮之而可安也思慮禮樂則無危懼反鉛察之而愈可好也鉛與沿同循也既知禮樂之後却循察之愈可好而不厭愈音愈以治情則利利益也禮記曰聖王所以治人之七情脩十義捨禮何以治之以爲名則榮以羣則和以獨則足知詩書禮樂羣居則和同獨處則自足也樂意者其是邪樂意莫過於此夫貴爲天子富有天下是人情之所同欲也然則從人之欲則勢不能容物不能贍也故先王案爲之制禮義以分之以禮義分別上下也使貴賤之等長幼之差知賢愚能不能之分皆使人載其事而各得其宜載行也任之也然後使慤祿多少厚薄之稱慤實也謂實其祿使當其才稱尺證反是夫羣居和一之

道也故仁人在上則農以力盡田賈以察
盡財百工以巧盡械器盡謂精於事察謂明其盈
虛說文云有盛爲械無盛
爲器士大夫以上至於公侯莫不以其仁厚知
能盡官職夫是之謂至平各當其分雖貴賤不
同然謂之至平也故或祿天下而不自以爲多謂爲天子以
天下爲祿也或監
門御旅抱關擊柝而不自以爲寡監門主門也
御讀爲迓迓旅逆旅也抱關門卒也擊柝擊木所以警
夜者皆知其分故雖賤而不以爲寡也故曰斬而齊枉
而順不同而一夫是之謂人倫舊有此語引以
喻貴賤雖不同

不以齊一然而要歸於治也斬而齊謂彊斬之使齊若漢書之一切者
枉而順雖枉曲不直然而歸於順也不同而一謂殊途同歸也夫如此
是人之倫理也詩曰受小共大共爲下國駿蒙此之謂
也詩殷頌長發之篇共執也駿大也蒙讀爲庞厚也今詩作
駿庞言湯執大玉小玉大厚於下國言下皆賴其德也

荀子卷第二

荀子卷第三

登仕郎守大理評事揚　倞　注

非相篇第五

相視也視其骨狀以知吉凶貴賤也妄誕者多以此惑世時人或矜其狀貌而忽於務實故荀卿作此篇非之漢書刑法家有相人二十四篇

相人古之人無有也學者不道也道說古者有姑布子卿姑布姓子卿名相趙襄子者或本無姑字今之世梁有唐舉相李兌蔡澤者相人之形狀顏色而知其吉凶妖祥世俗稱之古之人無有也學者不

道也 再三言者深非之也 故相形不如論心論心不如擇術 術道術也 形不勝心心不勝術術正而心順則形相雖惡而心術善無害爲君子也形相雖善而心術惡無害爲小人也君子之謂吉小人之謂凶故長短小大善惡形相非吉凶也古之人無有也學者不道也

蓋帝堯長帝舜短文王長周公短仲尼長子弓短 子弓蓋仲弓也言子者著其爲師也漢書儒林傳駰臂字子弓江東人受易者也然駰臂傳易之外更無所聞荀卿論說常與仲尼相配必非駰臂也駰音寒 昔者衛靈公有臣曰公孫呂身長七尺面長三尺焉廣三寸鼻目耳具而名動天下 面長三尺廣三寸言其狹而長甚也鼻目耳雖皆具而相去踈遠所以爲異名動天下言天下皆知其賢或曰狹長如此不近人情恐文句誤脫也

鄙人也 杜元凱云期思楚邑名今弋陽期思縣鄙人郊野之人也 楚之孫叔敖期思之鄙人也 突禿長左軒較之下而以楚霸 突謂髮短可陵突人者故莊子說趙劒士蓬頭突鬢長左左脚長也軒較之下而以楚霸言脩文德不勞甲兵遠征伐也說文云軒曲輈也鄭注考工記云較兩輈上出式者詩曰猗重較兮 葉公子高微小短瘠行若將不勝其衣 葉公楚大夫沈尹戌之子食邑

於葉名諸梁字子高楚僭稱王其大夫稱公白公亦是也微細也葉音攝然白公之亂也令尹子西司馬子期皆死焉白公楚太子建之子平王之孫子西楚平王長庶子公子申子期亦平王子公子結葉公子高入據楚誅白公定楚國如反手爾仁義功名善於後世故士不揣長不掞大不權輕重亦將志乎心爾掞與絜同約也謂約計其大小也絜戶結反莊子匠石見社樹絜之百圍權稱也輕重體之輕重也言不論形狀長短大小肥瘠唯在志意脩飭耳長短小大美惡形相豈論也哉且徐偃王之狀目可瞻馬徐國名僭稱王其狀偃仰而不能俯故謂之偃王周穆王使楚誅之瞻馬言不能俯視細物遠望纔見馬尸子曰徐偃王有筋而無骨也仲尼之狀面如蒙供供方相也其首蒙茸然故曰蒙供子虛賦曰蒙公先驅韓侍郎云四目爲方相兩目爲供供音欺愼子曰毛廧西施天下之至姣也衣之以皮供則見之者皆走也周公之狀身如斷菑爾雅云木立死曰菑與菑同皐陶之狀色如削瓜如削皮之瓜青緑色閎夭之狀面無見膚閎天文王臣在十亂之中言多鬚髯蔽其膚也傅說之狀面無麋麋與眉同禹跳湯偏尹子曰禹之勞十年不窺其家手不爪脛不生毛偏枯之病多步不相過人曰禹步鄭注尚書大傳云湯半體枯呂氏春秋曰禹通水濬川顏色黎黑步不相過堯舜參牟子牟與眸同參牟子謂有二瞳之相參也史記曰舜目重瞳

重瞳蓋堯亦然尸子曰舜兩眸子是謂重明作事成法出言成章當時傳聞今書傳亦難盡詳究所出也從者將論志意比類文學邪直將差長短辨美惡而相欺傲邪從者荀卿門人問將論志意文學邪但以好醜相欺傲也古者桀紂長巨姣美天下之傑也筋力越勁百人之敵也姣好也倍萬人曰傑越過人也勁勇也然而身死國亡爲天下大僇後世言惡則必歸焉僇與戮同稽考也後世言惡必考桀紂爲證也是非容貌之患也聞見之不衆論議之卑爾亦非以容貌害身言美惡皆非所患但以聞見不廣論議不高故致禍耳今世俗之亂君鄉曲之儇子女子方言云儇疾也慧也與喜而翲義同輕薄巧慧之子也傑出於友莫不美麗姚冶奇衣婦飾血氣態度擬於女子說文云姚美好貌冶妖奇衣珍異之衣婦飾謂如婦人之飾言輕細也擬於女子言柔弱便辟也婦人莫不願得以爲夫處女莫不願得以爲士士者未娶妻之稱易曰老婦得其士夫弃其親家而欲奔之者比肩並起然而中君羞以爲臣中父羞以爲子中兄羞以爲弟中人羞以爲友不必上智皆知惡也俄則束乎有司而戮乎大市犯刑法爲有司所束

縛也莫不呼天啼哭苦傷其今而後悔其始苦傷今之刑戮悔其始之所爲是非容貌之患也聞見之不衆而論議之卑爾然則從者將孰可也問從者形相與志意孰爲益乎

人有三不祥幼而不肯事長賤而不肯事貴不肖而不肯事賢是人之三不祥也言必有禍災也人有三必窮爲上則不能愛下爲下則好非其上是人之一必窮也鄉則不若偝則謾之是人之二必窮也鄉讀爲向若如也謾欺毀也莫干反智行淺薄曲直有以相縣矣然而仁人不能推知士不能明是人之三必窮也曲直猶能否也言智慮德行至淺薄其能否與人又相縣遠不能推讓明白之言不知己之不及也知音智行下孟反縣讀爲懸人有此三數行者以爲上則必危爲下則必滅詩曰雨雪瀌瀌宴然聿消莫肯下隧式居屢驕此之謂也詩小雅角弓之篇今詩作見晛曰消作宴然蓋聲之誤耳晛日氣也隧讀爲隨屢讀爲婁婁斂也言雨雪瀌瀌然見日氣而自消喻欲爲善則惡自消矣幽王曾莫肯下隨於人用此居處斂其驕慢之過也

人之所以爲人者何已也（已與以同問何以謂之人而貴於禽獸也）曰以其有辨也（辨別也）飢而欲食寒而欲煖勞而欲息好利而惡害是人之所生而有也是無待而然者也（不待學而知也）是禹桀之所同也然則人之所以爲人者非特以二足而無毛也以其有辨也今夫狌狌形笑亦二足而毛也（狌狌獸似人而能言出入阯笑笑者能言笑也）然而君子啜其羹（辨故賤而食之側吏反）食其胾（胾臠也禽獸無辨故人之所以爲人者非特以其有辨也夫禽獸有父子而無親有牝牡而無男女之別故人道莫不有辨辨莫大於分（有上下親疎之分也）分莫大於禮（分生於有禮也）禮莫大於聖王（聖王制禮者言其人存其政舉）聖王有百吾孰法焉（問聖王至多誰可爲法也）故曰文久而息節族久而絕（文禮文節制度也言禮文久則制度滅息宗族久則廢也）守法數之有司極禮而褫（褫解也有司世世相承守禮之法數至於極久亦下脫也易曰或錫之鞶帶終朝三褫之言此者以喻久遠難詳不如隨時興治褫直吏反）故

曰欲觀聖王之跡則於其粲然者矣後王是也（後王近時之王也粲然明白之貌言近世明王之法則是聖王之跡也夫禮法所興以救當世之急故隨時設教不必拘於舊聞而時人以爲君必用堯舜之道臣必行禹稷之術然後可斯惑也孔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故荀卿深陳以後王爲法審其所貴君子爲司馬遷曰法後王者以其近已而俗相類議卑而易行也）彼後王者天下之君也舍後王而道上古譬之是猶舍已之君而事人之君也故曰欲觀千歲則數今日欲知億萬則審一二欲知上世則審周道欲知周道則審其人所貴君子（謂已之君也審詳觀其道也）故曰以近知遠以一知萬以微知明此之謂也

夫妄人曰古今異情其以治亂者異道而衆人惑焉彼衆人者愚而無說陋而無度者也（言其愚陋而不能辨說測度大各反下同）其所見焉猶可欺也而況於千世之傳也（傳傳聞也）妄人者門庭之閒猶可誣欺也而況於千世之上乎聖人何以不欺曰聖人者以己度者也（以己意度古人之意故人不能

欺亦不欺人也故以人度人以情度情以今之人情度古之人情既云欲惡皆同豈其治亂有異以類度類類種類謂若牛馬也以說度功以言說度其功業也以道觀盡以道觀盡物之理儒效篇曰涂之人百姓積善而全盡謂之聖人也古今一度也古今不殊盡可以此度而理同今之牛馬與古不殊何至人而獨異哉故鄉乎彼安在其古今異情乎類不悖雖久同理言種類不乖悖雖久不惑鄉讀爲向五帝之外無傳人外謂已前也無傳人謂其人事跡後世無傳者非無賢人也久故也五帝之中無傳政非無善政也久故也中間也五帝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也禹湯有傳政而不若周之察也非無詳略則舉大詳則舉小略謂舉其大綱詳周備也愚者聞其略而不知其詳聞其詳而不知其大也唯聖賢乃能以略知詳以小知大也是以文久而滅節族久而絕凡言不合先王不順禮義謂之姦言雖辨君子不聽公孫龍惠施鄧析之屬也法先王順禮義黨學者黨親比也然而不好言不樂

言則必非誠士也言講說也誠士謂至誠好善之士故君子之於言也志好之行安之樂言之故君子必辯辯謂能談說也凡人莫不好言其所善而君子爲甚所善謂已所好尚也故贈人以言重於金石珠玉觀人以言美於黼黻文章觀人以言謂使人歡其言與黑謂之黼黑與青謂之黻青與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黼黻文章皆色之美者白聽人以言樂於鍾鼓琴瑟使人聽其言故君子之於言無厭無厭倦也鄙夫反是好其實不鄙其文但好其質而不知文飾若墨子之屬也是以終身不免埤汗傭俗埤汗皆下也謂鄙陋也埤地之下者也庳音婢汗一孤反與庳同豬水處謂之汗亦也引易以喻不談說者腐儒如朽腐之物無所用也凡說之難以至高遇至卑以至治接至亂以先王之至高至治之道說末世至卑至亂之君所以爲難也說音稅至卑至亂之君所以爲難也說音稅未可直至也遠舉之事則患傭鄙也善者於是閒也亦必遠舉而不繆近則病繆近世則病傭未可直至言必在援引古今也遠舉上世之事則患繆妄下舉近世世而不傭與時遷徙與世偃仰緩急贏絀

贏餘也贏絀猶言伸屈也府然若渠匽檃栝之貌或讀爲附渠匽所以制水隱栝所以制木君子制人亦猶比也曲得所謂焉然而不折傷言談說委曲皆得其意之所謂然而不折傷其道也故君子之度己則以繩接人則用栝栝檃牽引也度己猶正己也君子正己己而馴致人也或曰栝當爲拽栝拽揖也言如以揖櫂進舟船也度大各反栝以世反韓侍郎云栝者檠栝也正弓弩之器也度己以繩故足以爲天下法則矣接人用栝故能寬容因求以成天下之大事矣成事在衆故君子賢而能容罷罷弱不任事者音疲知而能容愚

博而能容淺粹而能容雜夫是之謂兼術粹專一也兼兼容之法詩曰徐方既同天子之功此之謂也詩大雅常武之篇言君子容物亦猶天子之同徐方也

談說之術矜莊以莅之端誠以處之堅彊以持之分別以諭之譬稱以明之欣驩芬薌以送之寶之珍之責之神之如是則說常無不受言談說之法如此人乃信之芬薌言至芳絜也神之謂目神異其說不敢慢也說並音稅稱尺證反薌與香同雖不說人人莫不貴不說猶貴況其說之夫是之

謂爲能貴其所貴（不使人賤之也）傳曰唯君子爲能貴其所貴此之謂也

君子必辯凡人莫不好言其所善（所善謂所好也）而君子爲甚焉是以小人辯言險君子辯言仁也（仁謂忠愛之道）言而非仁之中也則其言不若其默也其辯不若其吶也（吶與訥同或引禮記其言吶吶然非言而仁之中也則好言者上矣不好言者下也故仁言大矣起於上所以導於下政令之行安之樂言之故言之行仁也無厭（無厭倦時）志好辯小辯不如見端（端首見）見端而明本分而理聖人士君子之分具矣（此言能辯說然後聖賢之分具）有小人之辯者有士君子之辯者有聖人之辯者不先慮不早謀發之是也起於下所以忠於上謀救是也（謀救謂嘉謀匡救此言談說之益不可以已也如是）故君子之行（所以好言說由此三者也行如字）君子必分小辯謂辯說小事則不如見端首見端不如見本分言辯說止於知本分而已）小辯而察

而當成文而類言闇與理會成文理而不失其類謂不乖悖也居錯遷徙應變不窮錯置也居錯安居也錯千故反是聖人之辯也先慮之早謀之斯須之言而足聽斯須發言已可聽也文而致實博而黨正是士君子之辯者也文謂辯說之詞也致至也黨與讜同謂直言也凡辯則失於虛詐博則失於流蕩故致實黨正爲重聽其言則辭辨而無統無根木也用其身則多詐而無功上不足以順明王下不足以和齊百姓然而口舌之於嗜唯則節蓋謂騁口舌之辯也嗜唯則節四字未詳或剩

少錯誤耳足以爲奇偉傴却之屬奇偉誇大也傴仰即傴蹇也言姦雄口辯適足以自誇大傴蹇而已夫是之謂姦人之雄聖王起所以先誅也然後盜賊次之盜賊得變此不得變也變謂教之使自新也

非十二子篇第六

假今之世假如今之世也或曰假借也今之世謂戰國昏亂之世治世則姦言無所容故十二子借亂世以惑衆也飾邪說文姦言以濫亂天下濫與僥同欺惑愚衆畜宇嵬瑣畜與譎同詭詐也又余律反宇未詳或曰宇大也放蕩恢大也嵬謂爲狂險之行者也瑣

者謂爲姦細之行者也說文云嵬高不平也今此言嵬者其行狂險亦猶山之高不平也周禮大司樂云大傀烖則去樂鄭云傀猶怪也晏子春秋曰不以上爲本不以民爲憂內不恤其家外不顧其游夸言傀行自勤於飢寒命之曰狂僻之民明上之所禁也嵬當與傀義同音五每反又牛彼反使天下混然不知是非治亂之所存者有人矣混然無分別之貌存在也縱情性安恣睢禽獸行恣睢矜放之貌言任情性所爲而不知禮義則與禽獸無異故曰禽獸行睢許季反不足以合文通治不足合於古之文義通於治道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衆妄稱古人亦有如此者故曰持之有故又其言論能成文理故曰言之成理足欺惑愚人衆人矣是它囂魏牟也它囂未詳何代人世本楚平王孫有曰公它成豈同族乎韓詩外傳作范魏牟牟魏公子封於中山漢書藝文志道家有公子牟四篇班固曰先莊子莊子稱之今莊子有公子牟稱莊子之言以折公孫龍據即與莊子同時也又列子稱公子牟解公孫龍之言公孫龍平原君之客而張湛以爲文侯子據年代非也說苑曰公子牟東行穰侯送之未知何者爲定也忍情性綦谿利跂忍謂違矯其性也綦谿未詳蓋與跂義同也利與離同離跂違俗自絜之貌謂離於物而跂足也莊子曰楊墨乃始離跂自以爲得離力智反跂丘氏反苟以分異人爲高苟求分異不同於人以爲高行也不足以合大衆明大分既求分異則不足合大衆苟立小節故不足明大分大分謂忠孝之大義也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衆是陳仲史鰌也已解上不知一天下建國家之權

稱不知齊一天下建立國家之權稱言不知輕重稱尺證反上功用大儉約而優差等功用功力也大讀曰太言以功力爲上而過儉約也優輕也輕優差等謂欲使君臣上下同勞苦也曾不足以容辨異縣君臣上下同等則其中不容分別而縣隔君臣也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衆是墨翟宋鈃也宋鈃宋人與孟子尹文子彭蒙愼到同時孟子作宋牼牼與鈃同音口莖反尚法而無法下脩而好作尚上也言所著書雖以法爲上而自無法以脩立爲下而好作爲言自相矛盾也上則取聽於上下則取從於俗言苟順上下之意也終日言成文典及紃察之則倜然無所歸宿紃與循同倜然疏遠貌宿止也雖言成文典若循察則疏遠無所指歸也不可以經國定分取聽於上取從於俗故法度不立也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衆是愼到田駢也田駢齊人遊稷下著書十五篇其學本黃老大歸名法愼到已解上不法先王不是禮義不以禮義爲是而好治怪說玩琦辭玩與翫同琦讀爲奇異之奇甚察而不惠惠順辯而無用多事而寡功不可以爲治綱紀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衆是惠施鄧析也略法先王

而不知其統言其大略雖法先王而不知體統統謂綱紀也然而猶材劇志大聞見雜博案往舊造說謂之五行案前古之事而自造其說謂之五行五行五常仁義禮智者也甚僻違而無類幽隱而無說閉約而無解約結也解說也僻違無類謂乖僻違戾而不知善類也幽隱無說閉約無解謂其言幽隱閉結而不能自解說謂但言堯舜之道而不知其興作方略也荀卿常言法後王治當世而孟軻子思以爲必行堯舜文武之道然後爲治不知隨時設教救當世之弊故言僻違無類孟子曰管仲曾西之所不爲解佳買反案飾其辭而祗敬之曰此眞先君子之言也言自敬其辭說先君子孔子也子思唱之孟軻和之子思孔子之孫名伋字子思孟軻鄒人字子輿皆著書七篇

世俗之溝猶瞀儒嚾嚾然不知其所非也溝讀爲拘拘愚也猶猶豫不定也瞀闇也漢書五行志作區瞀與此義同嚾嚾喧囂之貌謂爭辨也拘音寇猶音柚遂受而傳之以爲仲尼子游爲茲厚於後世仲尼子游爲此言垂德厚於後世也是則子思孟軻之罪也若夫總方略齊言行壹統類而羣天下之英傑而告之以大古教之以至順總領也統謂綱紀類謂比類大謂之統分別謂之類羣會合也大讀曰太奧窔之閒簟席之上斂然聖王之文章具焉佛然乎世之俗起焉西南隅謂之奧東南隅謂之窔

言不出室堂之内也斂聚集之貌反佛讀爲勃勃然興起貌突一弔反則六說者不能入也

十二子者不能親也無置錐之地而王公不能與之爭名在一大夫之位則一君不能獨畜一國不能獨容言王者之佐雖在下位非諸侯所能畜一國所能容成名況乎諸侯莫不願以爲臣況比也言其所成之名比況於人莫與爲偶故諸侯莫不願得以爲臣或曰時君不知其賢無一君一國能畜者故仲尼所至輕去也或曰既成名之後則王者之輔佐也況諸侯莫不願得以爲臣乎未知其賢則無國能容也或曰況猶益也國語驪姬曰衆況厚之是聖人之不得勢者也仲尼子弓是也一天下財萬物

財與裁同長養人民兼利天下通達之屬莫不從服通達之屬謂舟車所至人力所通者也六說者立息十二子者遷化遷而從化則是聖人之得勢者舜禹是也今夫仁人也將何務哉上則法舜禹之制下則法仲尼子弓之義以務息十二子之說如是則天下之害除仁人之事畢聖王之跡著矣

信信信也疑疑亦信也信可信者疑可疑者意雖不同皆歸於信也貴

賢仁也賤不肖亦仁也言而當知也默而當亦知也故知默由知言也論語曰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當丁浪反故多言而類聖人也少言而法君子也言雖多而不流湎皆類於禮義是聖人之制作者也少言而法謂不敢自造言說所言皆守典法也多少無法而流湎然雖辯小人也湎沈也流者不復反沈者不復出也故勞力而不當民務謂之姦事民務四民之務勞知而不律先王謂之姦心律法辯說譬諭齊給便利而不順禮義謂之姦說齊疾也給急也便利亦謂言辭敏捷也此三姦者聖王之所禁也知而險賊而神用智於險又賊害不測如神也爲詐而巧巧於爲詐言無用而辯言辯而無用也辯不給惠而察惠順也辭辯不順道理而聰察也治之大殃也行辟而堅辟讀曰僻飾非而好好飾非也玩姦而澤玩與翫同習姦而使有潤澤也言辯而逆古之大禁也逆者乖於常理知而無法騁其異見也知如字勇而無憚輕死察辯而操僻淫爲察察之辯而操持僻淫之事操七刀反大而用之以前數事爲大而用之也好姦而與衆好姦而與衆人共之謂使人同之也利足而迷苟求利足而迷惑不顧禍患也負石而墜謂申徒狄負石

投河言好名以至此也亦利足而迷者之類也是天下之所弃也

兼服天下之心高上尊貴不以驕人在貴位不驕人聰明聖知不以窮人齊給速通不爭先人剛毅勇敢不以傷人不知則問不能則學雖能必讓然後爲德然後爲聖賢之德也遇君則脩臣下之義遇鄉則脩長幼之義在鄉黨之中也遇長則脩子弟之義遇友則脩禮節辭讓之義遇賤而少者則脩告導寬容之義無不愛也

無不敬也無與人爭也恢然如天地之苞萬物如是則賢者貴之不肖者親之如是而不服者則可謂訞怪狡猾之人矣訞與妖同雖則子弟之中刑及之而宜妖怪狡猾之人雖在家人子弟之中亦宜刑戮及之況公法乎詩云匪上帝不時胡不用舊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曾是莫聽大命以傾此之謂也詩大雅蕩之篇鄭云老成人伊尹伊陟臣扈之屬也典刑常事故法也

古之所謂士仕者厚敦者也合羣者也士仕謂士

之入仕合謂和合羣衆也樂富貴者也樂其道也樂分施者也施或所宜反遠罪過者也遠于願反務事理者也務使事有條理羞獨富者也使家給人足也今之所謂士仕者汗漫者也賊亂者也汗漫已解在榮辱篇恣睢者也恣睢已解於上貪利者也觸抵者也恃權埶而忤人無禮義而唯權埶之嗜者也古之所謂處士者德盛者也能靜者也知命者也箸是者也明箸其時是之事不使人疑其姦詐也今之所謂處士者無能而云能者也云能自言其能也愼子曰勁而害能則亂也云能而害無能則亂也蓋戰國時以言能爲云能當時之語也無知而云知者也利心無足而佯無欲者也好利不知足而詐爲無欲者也行僞險穢而彊高言謹慤者也以不合俗人自爲其俗也離縱而跂訾者也訾讀爲恣離縱謂離於俗而恣其志意皆違俗自高之貌或曰縱當爲縱傳寫誤耳縱與纚同步也離縱謂離於俗而步去跂訾亦謂跂足自高而訾毀於人離力智反跂丘氏反縱所綺反士君子之所能不能爲君子能爲可貴不能使人必貴已可貴謂道德也能

爲可信不能使人必信已能爲可用不能使人必用已可用謂才能也故君子恥不脩不恥見汙見汙爲人所汙穢也恥不信不恥不見信恥不能不恥不見用是以不誘於譽不恐於誹虛譽不能誘誹謗不能動率道而行端然正己不爲物傾側夫是之謂誠君子誠實也謂無虛僞也詩云溫溫恭人維德之基此之謂也已解在不苟篇

士君子之容其冠進其衣逢其容良進謂冠在前也逢大也謂逢掖也良謂樂易也儼然壯然祺然蕼然恢恢然廣廣然昭昭然蕩蕩然是父兄之容也儼然矜莊之貌壯然不可犯之貌或當爲莊祺然蕼然未詳或曰祺祥也吉也謂安泰不憂懼之貌蕼當爲肆謂寬舒之貌恢恢廣廣皆容衆貌昭昭明顯之貌蕩蕩恢夷之貌其冠進其衣逢其容慤謹敬儉然恀然輔然端然訾然洞然綴綴然瞀瞀然是子弟之容也儉然自卑謙之貌恀然恃尊長之貌爾雅曰恀恃也郭云江東呼母爲恀音紙輔然相親附之貌端然不傾倚之貌洞然恭敬之貌禮記曰洞洞乎其敬也綴綴然不乖離之貌謂相連綴也瞀瞀然不敢正視之貌吾語汝學者之嵬容說學者爲嵬行之形狀嵬已解於上其冠

絻其纓禁緩其容簡連絻當爲俛謂太向前而低俯也纓冠之繫也禁緩未詳或曰讀爲紟紟帶也言其纓大如帶而緩也簡連傲慢不前之貌紟其禁反連讀如往蹇來連之連塡塡然狄狄然莫莫然瞡瞡然瞿瞿然盡盡然盱盱然塡塡滿足貌狄讀爲趯跳躍之貌莫讀爲貊貊靜也不言之貌或動而跳躍或靜而不言皆謂舉指無恒也瞡瞡未詳或曰瞡與規同規規小見之貌瞿瞿瞪視之貌盡盡極視盡物之貌盱盱張目之貌皆謂視瞻不平或大察也盱許于反酒食聲色之中瞞瞞然瞑瞑然瞞瞞閉目之貌瞑瞑視不審貌謂好悅之甚佯若不視也瞞莫干反瞑毋丁反禮節之中則疾疾然訾訾然謂憎嫉毀訾也勞苦事業之中則儢儢然離離然偷儒

而罔無廉恥而忍謢音徯詢是學者之嵬也事業謂作業也儢儢不勉彊之貌離離不親事之貌陸法言云儢心不力也音呂偷儒謂苟辟事之勞苦也罔謂罔冒不畏人之言也謢詢謂詈辱也此一章皆明視其狀貌而辨善惡也今之所解或取聲韻假借或推傳寫錯誤因隨所見而通之也弟佗其冠衶禫其辭弟佗其冠未詳衶禫當爲沖澹謂其言淡泊也禹行而舜趨是子張氏之賤儒也但宗聖人之威儀而已矣正其衣冠齊其顏色嗛然而終日不言是子夏氏之賤儒也嗛與慊同快也謂自得之貌終日不言謂務於沈默史記樂毅與燕惠王書曰先王以爲嗛於志也偷儒憚事無廉恥而耆飲食必曰君子固

不用力是子游氏之賤儒也 偷儒已解上著與嗜所偏愚者效而慕之故有此敝也 彼君子則不然 同此皆言先儒性有不優 雖逸而不懈惰雖勞而不弛慢 宗原應變曲得其宜如是然後聖人也 宗原根本也言根本及應變皆曲得其宜也

仲尼篇第七

仲尼之門人五尺之豎子言羞稱乎五伯是何也曰然彼誠可羞稱也齊桓五伯之盛者也 言盛者猶如此況其下乎伯讀爲霸或曰伯長也爲諸侯之長春秋傳曰王命內史叔興父策命晉爲侯伯也 前事則殺兄而爭國 兄子糾也 內行則姑姊妹之不嫁者七人閨門之內般樂奢汰 般亦樂也汰侈也音太下同 以齊之分奉之而不足 分半也用賦稅之半也公羊傳曰師喪分焉 外事則詐邾襲莒并國三十五 詐邾未聞襲莒謂桓公與管仲謀伐莒未發爲東郭牙先知之是也并國三十五謂滅譚滅項之類其餘所未盡聞也 其事行也若是其險汙淫汰也如彼 事險而行汙也行下孟反 固曷足稱乎大君子之門哉若是而不亡乃霸何也曰於乎夫齊桓公有天下之大

節焉夫孰能亡之於乎讀爲嗚呼歎美之聲大節謂大節義也倓然見管仲之能足以託國也是天下之大知也倓安也安然不疑也大知謂知人之大也倓他坎反安忘其怒出忘其讎遂立以爲仲父是天下之大決也安猶內也出猶外也言內忘忿恚之怒外忘射鉤之讎仲者夷吾之字父者事之如父故號爲仲父大決謂斷決之大也立以爲仲父而貴戚莫之敢妬也不敢妬其親密與之高國之位而本朝之臣莫之敢惡也高子國子世爲齊上卿今以其位與之本朝之臣謂舊臣也春秋傳管仲曰有天子之二守國高在與之書社三百而富人莫之敢距也書社謂以社之戶口書於版圖周禮二十五家爲社距與拒同敵也言齊之富人莫有敢敵管仲者也貴賤長少秩秩焉莫不從桓公而貴敬之是天下之大節也秩秩順敘之貌諸侯有一節如是則莫之能亡也桓公兼此數節者而盡有之夫又何可亡也其霸也宜哉非幸也數也其術數可霸非爲幸遇也倓然而仲尼之門人五尺之豎子言羞稱乎五伯是何也曰然彼非本政教也非致隆高也致至極也非綦文理

也非極有文章條理也非服人之心也非以義服之也鄉方略審勞佚鄉讀爲向趨也審勞佚謂審知使人之勞佚也畜積脩鬬而能顛倒其敵者也畜積倉廩脩戰鬬之術而能傾覆其敵也詐心以勝矣彼以讓飾爭依乎仁而蹈利者也爲讓所以飾爭非眞仁也小人之傑也彼固曷足稱乎大君子之門哉前章言五霸救時故褒美之此章明王者之政故言其失孟子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彼王者則不然致賢能而以救不肖致

彊而能以寬弱戰必能殆之而羞與之鬬必以義服不力服也委然成文以示之天下委然倣貌言倣就人使成文理以示天下而暴國安自化矣有災繆者然後誅之有災怪繆戾者然後誅之非顛倒其敵也故聖王之誅也綦省矣省少也所景反文王誅四四謂密也阮大邦侵阮徂共春秋傳曰文王聞崇德亂而伐之因墨而降史記亦說文王征伐與此小異誅者討伐殺戮之通名武王誅二史記云武王斬紂與妲己尸子曰武王親射惡來之口親斫紂之頸手汙於血不温而食當此之時猶猛獸者也周公卒業周公終王業亦時有小征伐謂三監淮夷商奄也至於成王則安以無誅矣言其化行刑措也故道豈不行矣哉以此言之道豈不行人自不行耳故又以下事明之文王

載百里地而天下一（所載之地不過百里而天下一以有道也）槩紂舍之厚於有天下之勢而不得以匹夫老（槩紂）舍道雖有天下厚重之勢而不得如庶人壽終故善用之則百里之國足以獨立矣不善用之則楚六千里而爲雠人役（善用謂善用道也雠人秦也楚懷王死於秦其子襄王又爲秦所制而役使之也）故人主不務得道而廣有其埶是其所以危也持寵處位終身不厭之術（論人臣處位可終身行之術）主尊貴之則恭敬而僔（僔與撙同卑退也）主信愛之則謹愼而廉（廉與歉同不足也言不敢自滿也按春秋穀梁傳曰一穀不升謂之廉）主專任之則拘守而詳（謹守職事詳明法度）主安近之則愼比而不邪（謹愼親比於上而不回邪諂佞）主疏遠之則全一而不倍（不以疏遠而懷離二之心）主損絀之則恐懼而不怨（不處嫌疑閒使人疑其作威福也）任重而不敢專則利至則言貴而不爲奪（奪奢侈也）信而不忘處謙（謙讀爲嫌得信於主）善而不及也必將盡辭讓之義然後受（善而不及而如也言已之善寡如不合當此財利也）福事至則和而理禍事至

則靜而理理謂不失其道和而理謂不充屈靜而理謂不隕穫也富則施廣貧則用節可貴可賤也可富可貧也可殺而不可使爲姦也君雖寵榮屈辱之終不可使爲姦也是持寵處身不厭之術也雖在貧窮徒處之埶亦取象於是矣夫是之謂吉人徒處徒行或曰獨處也雖貧賤其所立志亦取法於此也詩曰媚茲一人應侯順德永言孝思昭哉嗣服此之謂也詩大雅下武之篇一人謂君也應當侯維服事也鄭云媚愛茲此也可愛乎武王能當此順德謂能成其祖考之功也服事也明哉武王之嗣行祖考之事謂伐紂定天下引此者明臣事君亦猶武王之繼祖考也

求善處大重理任大事大重謂大位也擅寵於萬乘之國必無後患之術莫若好同之好賢人與之同者也援賢博施除怨而無妨害人除怨不念舊惡能耐任之則慎行此道也耐忍也慎讀爲順言人有賢能者雖不欲用必忍而用之則順己所行之道耐乃代反能而不耐任有能者不忍急用之且恐失寵則莫若早同之推賢讓能而安隨其後如是有寵則必榮失寵則必無罪是事君者

之寶而必無後患之術也或曰荀子非王道之書其言駁雜今此又言以術事君曰不然夫荀卿生於衰世意在濟時故或論王道或論霸道或論彊國在時君所擇同歸於治者也若高言堯舜則道不必合何以拯斯民於塗炭乎故反經合義曲成其道若得行其志治平之後則亦堯舜之道也又荀卿門人多仕於大國故戒其保身推賢之術與大雅既明且哲豈云異哉故知兵者之舉事也滿則慮嗛嗛不足也當其盈滿則思其後不足之時而先防之平則慮險安則慮危曲重其豫猶恐及其既是以百舉而不陷也委曲重多而備豫之猶恐其及既既與禍同孔子曰巧而好度必節勇而好同必勝知而好謙必賢此之謂也巧者多作淫靡故好法度者必得其節勇者多陵物故好與人同者必勝之也愚者反是處重擅權則好專事而妬賢能抑有功而擠有罪恣驕盈而輕舊怨擠排也言重傷之也輕舊怨謂輕報舊怨以吝嗇而不行施道乎上爲重招權於下以妨害人雖欲無危得乎哉施道施惠之道欲重其威福故招權使歸於己是以位尊則必危任重則必廢擅寵則必辱可立而待也可炊而僵也炊與吹同僵當爲僵言可以氣吹之而僵仆僵竟是行也則墮之者衆而持之者寡矣

墮許規反

天下之行術可以行於天下之術以事君則必通以爲仁則必聖立隆而勿貳也仁謂仁人聖亦通也爲仁則必有聖知之名者在於所立敦厚而專一也此謂可行天下之術也然後恭敬以先之忠信以統之愼謹以行之端慤以守之頓窮則從之疾力以申重之以敦厚不貳爲然後輔之以恭敬之屬頓謂困躓也疾力勤力也困戹之時則尤加勤力而不敢怠惰申重猶再三也君雖不知無怨疾之心功雖甚大無伐德之色省求多

立功勞省所景反以事君則必通以爲仁則必聖夫是功愛敬不倦如是則常無不順矣省少也少所求即多之謂天下之行術

少事長賤事貴不肖事賢是天下之通義也有人也埶不在人上而羞爲人下是姦人之心也志不免乎姦心行不免乎姦道而求有君子聖人之名辟之是猶伏而咶天救經而引其足也辟讀爲譬咶與舐同經縊也伏而舐天愈縊遠也救經而

引其足愈益急也經音徑說必不行矣俞務而俞遠俞讀爲愈故

君子時詘則詘時伸則伸也執在上則爲上在下則爲下必當其分安有執不在上而蓋爲下之心哉

荀子卷第三